文獻的收集與整理，是日久年長、需要耐心的工作。前香港中央圖書館總館長鄭學仁從事音樂文獻收集工作二十餘年，當中經歷無數等待的過程：等待文獻的發現，等待文獻收藏者的心門打開……終於等到香港的音樂文獻資料越來越多，越來越豐富，新的問題出現了：以目前的人手、能力、空間、資源，已經無法及時處理當前收到的音樂文獻資料，也因而導致大量資料被積壓。如今，鄭學仁又開始新的等待，等一陣東風吹來，香港能夠擁有自己的音樂資料館的那天。
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（文、圖）

等風來 為城市的文化遺產增添旋律

「也許哪一天，音樂資料館就建起來了」

▲港大音樂圖書館的成立有賴於時任校長黃麗松的支持。

▲香港中央圖書館音樂特藏。

▲鄭學仁希望香港能抓住機會，成立自己的音樂資料館。 受訪者供圖

▲鄭學仁著有《吳大江傳》。 網絡圖片

「其實，我們收集音樂文獻多多益善，不問出身，無論性質，凡是有的，中國音樂、西方音樂、粵劇、流行歌曲，凡是我們香港的音樂資料，就先去收回來。」

鄭學仁如今在香港音樂文獻收集方面的人脈，大概無人能出其右，這是他多年來一點點累積口碑的結果，也得益於曾經在音樂圈的工作經歷，幫助他結識了很多音樂界的朋友。鄭學仁大學時期副修音樂專業，畢業後還曾加入香港中樂團為職業笙演奏樂師，而當初帶領他進入職業音樂圈的，正是香港中樂團的創團音樂總監吳大江。二〇〇一年吳大江在台灣過世，受其家人之託、同時也為向恩師致意，鄭學仁萌生了為吳大江寫傳記的想法。

遍尋手稿 街市得「緣」

為作傳記，他翻遍當時中央圖書館的館藏，卻找不到吳大江第一首前衛音樂作品《緣》的樂譜；再問吳大江的家人，亦不知其所終。當時吳大江的妹妹和妹夫在北角春秧街街市賣凍肉，有一天其妹突然打電話給鄭學仁，說吳大江去台灣前，留了十幾箱東西放在閣樓，問他要不要。得此消息，鄭學仁十分開心，當即應下。在又濕又冷、霉菌處處的街市閣樓，鄭學仁找到了兩卷手稿，還有兩卷開卷帶，其中一卷是胡金銓導演的《空山靈雨》配樂片段的原片。

不過，無論如何篳路藍縷，客觀而言，鄭學仁所能收集到的音樂文獻到底只是冰山一角，大量的文獻在時間中逐漸被湮沒。「沒有搶救回來的文獻不知道有多少了，裏面珍貴之物多着哩。」鄭學仁舉例道：「我們小時候看的粵語黑白電影，裏面有很多插曲，但是在電影的片頭裏，可能找不到是誰作曲、作詞、演唱、演奏等資料，完全找不到。」因此，才需要搶救。他說：「最起碼先留下來。」

音樂文獻的搜集存在諸多困難，如何說服捐贈者，將珍藏之物無償捐出便是其一。一方面，當藏家認為自己手上的東西還有商業價值的時候，說服其無償捐贈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；另一方面，對於很多文獻持有者而言，音樂文獻寄託了他們的情感、興趣、經歷乃至人生。「很多收藏年資深厚的持有者，是不捨得捐贈的，因為很多是他們自己的作品，不捨得放在公營機構。」面對這種放不下，「我們就等。」鄭學仁說：「這是耐性，也是尊重，互相尊重。你肯捐出來的，我不擔心；不肯捐出來的，我們尊重。」

爭取一份文獻 悠悠17載

自街市拯救吳大江樂譜至今，爾來二十年，回憶這一路為了收集香港音樂文獻所作的點點滴滴，鄭學仁感嘆：有苦有樂，苦樂參半。曾經有一份文獻，他爭取了十七年。「也就不講名字了，是我的一位老朋友，但是大我很多，和我是兩代人」。鄭學仁最初向這位前輩提出想要將其名作收集整理的想法後，遭到回絕，「他一直不肯。大家喝茶，喝完茶之後，他就說『沒啦，沒啦，沒啦，這些東西沒啦。』其實是不肯捐出。」鄭學仁自然明白這種回絕背後是對於文獻珍之愛之的情感，他也不氣餒，「因為我倆很熟，時常一起吃飯，談了一次兩次三次四次」。直到十七年之後，這位老友過世，在幫他處理身後事的過程中，鄭學仁接觸到他的家人。對其家人而言，如果將這些音樂文獻收集整理，亦算是對逝者的一種紀念，因此他們二話不說，便把東西捐了出來，「而他最著名的一個作品手稿就在裏面」。

但當如今越來越多的音樂文獻向鄭學仁湧來，新的問題又出現了。「因為我收的東西太多了，雖然只是冰山一角，但是也很多。有些東西已經積壓了下來。」他說：「我們沒有足夠的人手、能力、地方、資源，把它們弄得很好。」他認為，如果能夠在香港建立一個音樂資料館，並配備音樂圖書館學的教育，便能夠解決這些問題，將香港這個城市的歷史記憶更好地保留，為香港的文化遺產增添一些旋律，將它們繼續傳承下去。而這，又回到了最初的那個問題上，等待。

正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大學音樂圖書館的成立，有賴於當時有音樂背景並身為音樂愛好者的校長黃麗松的支持，在鄭學仁看來，香港音樂資料館大概也需要等待天時地利人和。明年是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，這也許是一個契機，但終究他認為要做的還是珍惜當下。他說：「就像我們在做文獻收集時，一個幾次三番婉拒你的老人家，有一天突然和你聯繫的時候，就是你可以和他開心地談捐贈的時候。」去除執念、一切隨緣，這是鄭學仁的處世哲學，「也許等哪一天，東風來了的時候，緣分到了，音樂資料館就建起來了」。

▲香港電影資料館包括展覽廳、電影院、資源中心以及辦公室等設施。

「既然有文化資源，不做是沒有道理的」

匯聚意見

今年是香港電影資料館成立二十周年。二〇〇一年，籌備了八年之久的香港電影資料館在西灣河正式落成啟用，設施包括展覽廳、電影院、資源中心以及辦公室和停車場。根據二〇一九年的資料，二十年間，電影資料館的館藏與日俱增，已蒐集12867部影片、1136197項電影相關資料，收藏電影拷貝超過5600部，成為香港電影的重點地標。

該館的建成，是電影業界齊心合力的結果，當中離不開繆康義、周潤發、余慕雲、馬逢國等行業內外人士的傾力捐助。

馬逢國談到，當初之所以成立香港電影資料館，是因為「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這個意見，認為電影是一個城市重要的組成，電影資料中記錄了很多與城市有關的內容」。而如今面對建立音樂資料館的提議，他表示：「既然有這個文化資源在這裏，不做是沒有道理的。」

然而，不同於香港音樂歷史學家周光蓁對於音樂資料館所構想的「藍圖」，馬逢國認為，音樂資料館的主要功能在於對音樂文獻的收集、整理、儲存、陳列，以及小型展覽，所以，在中央圖書館下成立專門的部門，並開闢區域進行館藏即可，「如果是這種類型，快的話半年就可以做好」。至於再多的功能，在馬逢國看來，便要歸入音樂博物館的範疇了。

▲鄭學仁在街市尋得吳大江負責配樂的電影《空山靈雨》片段原片。 網絡圖片

▲香港文化博物館常設展「瞧潮香港60+」，展品包括梅艷芳及張國榮的演唱會服飾。

▲香港電影資料館收藏電影拷貝超過5600部。

雅俗共賞 並非一個簡單的展覽館

學者建言

電影《梅艷芳》正在熱映，作為傳記電影，當中考究了大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樂壇的細節，可視為音樂資料在通俗藝術領域之成功應用案例。電影受到觀眾歡迎的同時，也實現了對本地音樂文化的推廣和普及。

在香港音樂歷史學家周光蓁看來，凡是與香港相關、能夠從任一維度反映香港城市歷史發展進程的音樂資料，都可算作香港音樂文獻資料。而他所期待的音樂資料館，是一種能將通俗與學術共冶一爐，將「音樂廳」與「舞廳」功能糅合的音樂資源中心。它並非一個簡單的展覽館，也不是單純的資料收藏中心，而是集資料搜集、研究、整理（包括修復）、儲存，到陳列、展覽，甚至作一定程度現場演奏於一身。「我們希望能夠集中在一個館裏，既有古典，也有流行；既有廣東大戲，也有粵語流行音樂，比如梅艷芳、張國榮他們留下的珍貴材料、演出戲服，實現雅俗共賞。」

鄭學仁說：「西方的音樂圖書館經百年發展，已有一定規模；但目前華人社會在音樂文獻資料的保育方面，還沒有做得很好的地方。」香港作為在此方面起步最早、做得最好的一個華人社區，他相信當中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探索；同時他也談到，當前內地音樂院校如上海音樂學院、星海音樂學院等，正在此方面奮起直追。

鄭學仁說：「比如二〇一三年，上海音樂學院將其收藏的黃自手稿原件在北京、香港、台北、美國耶魯大學，做世界巡展，通過這個首位把西方作曲、音樂教育帶到中國的音樂家的手稿，串聯起華人乃至整個世界之間的聯繫。」